



■ 首 笙 ■



懷着愁悶的心裡，獨自到日月潭畔住了兩天，一路上天氣不甚晴朗，到了潭邊又碰上了雨，淋得滿身濕，可是心裡倒覺得舒暢得多了。

難得是雨天，好久已不見濛濛矓矓的景緻，記得我在學校總愛淋雨，慢慢走，慢慢地想許多事情，雨過了，一種不寧靜的思潮也消失了，隨着浮在心靈深處是陣陣如輕煙般的愁悵。坐在車上，望着變成灰綠灰綠的樹林，激動湖面的小滴，遠處山巔罩着一片乳白，我心裡頓覺如失傍依，雖然，週遭給予我的是「美」與「實」，但是我却多麼粗心地忽略了？

淳樸生活寄予我以慰然之情，却難以體會心底需求。把自己置在幽靜的湖畔，讓輕風搖曳着衣襟，或許也吹來花香，草味，那是一種濃厚，輕快，自然的混合，我癡癡地想，為何我不能早一刻發覺這地方而多與接近呢？為何不在朝陽尚在雲彩掩映中漫渡在草叢裡，沒陽光的照射，眼前稍含模糊的霧色中，有着它另一份情調，聽哪，漁船已在對岸劃破了湖面，激起散不掉的漣漪，好美的水紋，好悅耳的槳聲，像支幽幽傾訴的絃，時斷時續地傳了過來。朝霞使得湖水呈上淡紅，光華島的柏樹，倒映在深色的水間，形成一種神密的色彩，使我進入一種動蕩搖盪的神思中。

走遍了桃李園，又在花架下看了幾章書，這裡依然處在靜默中呢！可以窺見扶桑花花的花瓣落滿地，黃葉還付在枝上，像似有病態的嬌花，却顯得嫵媚。木葉變把自己修長的黃紅顏色相雜的葉子低垂着，有如盛裝赴晚宴的少婦，又端裝又嚴然。惹人憐愛的杜鵑在這初冬的季節開放着，有的已變了顏，有的謝了，綠綠的韓國草，滿是憔悴紅粉。想將樹花捧在懷裡，更深覺淒惻，哀挽。悄悄走過花道後，就祇賸一絲絲細碎腳步聲，陪伴花魂了。

幾朵桃花，有如淡掃蛾眉似地綻放在枝頭。走過了杉林，杉木正吐着新蕊，青竹迎風低語。屬於十一月的大理花，真是萬紫嫣紅，不知名的紫色花，輕輕的伏在我腳背上，摘下兩朵夾在書中，獨自

細吻着一抹細微花香。這裡有秋之蕭瑟，也有泱泱春色，使人有解不了的愁懷，也有道不盡的暢然得意。有如山嶺的雲霞，或許有令人覺得驚詫的壯麗，然而有時候却是平淡充滿沉色暮靄。也像湖上水，有時在靄靄波光中，化成閃爍的金色水雁在眼前盪漾浮耀而在夕陽西墜，山嵐籠罩下，却祇呈現着濃濁的蒼茫，遼遠的意味了。

大自然的多姿美麗的變幻，應道是神秘，且能療醫生活中貧乏，乾渴的都市病。然而，匆忙，困苦的人生，機械已使我們無暇去注重且把精神置於安頓，輕愉的要求，幾十黑紅塵，早使人脫不去沉悶，囂雜，混亂的浪潮。有迷失的，有墮落的，而我已不知幾時突然撩起一種屬於粗獷，歡欣。放任之情又復在我心中活躍奔溢着。竟也在水潭畔，使我由蒙蔽中重吸大地的甘美。

整天流連在湖岸，從東邊走到西方，從朝晨至黃昏，從遠遠的高處走到低低的草叢，讓時間在影子的移換中溜了，更鑿足了湖色山光，冷靜、幽閒地渡着暇時。也拋了許多煩，但是仍有許多鬱結無法解纜。

難得有依託的時候，難得清閒半日，難得逃離囂煩的週圍。如把這視為一種幸福，却始終不能輕易地忘了深入心裡的倦態，環境又是迫人屈服於不是如詩如畫坎坷際遇。記憶構成人生旅途中各不相同的標點，假如人生不見得多悲苦。那麼也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是充實的。但人到底無法脫開了不屬於枯燥生活的引誘，而去尋找着安慰，也無論如何需要有所寄託，不管是感情的，或是理智的。不能像浮着根，尋不着處所的飄萍，也不能隨着浮光流逝，任遊天方。在靜置的廣袤，均須活力與掙扎。

有改變，才有新的認識，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徵候，人到底需要滋養，心靈才不致枯萎。北風吹落了多少生命，繼來堅韌的生物不是還要強撐渡了這一季冬嗎？

一切都會改觀的，就像我驚詫晚秋會呈着明顯，迷人與自己的足跡。